

# 粵語史讀書會・第一次聚會

(2004年11月6日，香港理工大學)

篇名：Anne Yue: Materials for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Yue dialects. *The Joy of Research: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by Feng Shi and Zhongwei Shen, pp. 246-271, 2004. Tianjin: The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導讀人：郭必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email: [b776757@cuhk.edu.hk](mailto:b776757@cuhk.edu.hk)）

1. 背景	頁 2
2. 古粵語文獻的搜集和研究概況	頁 3
3. 本文的內容	頁 6
3.1 定語結構 (attributive construction)	頁 6
3.2 述補結構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頁 9
3.3 雙賓語結構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頁 10
3.4 比較句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頁 12
3.5 反復問句 (neutral question forms)	頁 13
3.6 體 (aspect)	頁 16
3.7 方位詞 (locative)	頁 18
3.8 一些已經不再流行的詞匯	頁 19
4. 綜合討論	頁 22
引用文獻	頁 23

## 1. 背景

1.1 古代中國流行一種「雅言中心觀」。它「阻礙了人們對不同方言或語言的客觀研究的興趣。」(何大安 1993:717) 至於把漢語方言學正式納入科學研究領域之內的，趙元任 (1892-1982) 應該算是第一人。

1.2 研究方言史的材料：分書面材料和非書面材料兩大類。前者包括 (一) 主要由西洋傳教士所記錄的方言口語資料，我們把它稱為「非傳統的方言學著作」；<sup>1</sup>(二) 傳統的方言學著作，如章炳麟的《新方言》、黃侃的《蕪春語》；(三) 地方志；(四) 方言韻書，例如以廈門話為基礎的《渡江書十五音》[1716 以後]、以福州話為基礎的《戚林八音》[1749 合訂成書]、以建甌話為基礎的《建州八音》[1795] 等；(五) 文學作品，例如《三言》中有吳語成份、《花箋記》中可以找到粵語詞匯；(六) 其他，如屈大均《廣東新語》中有專門談及廣東方言 (含粵語和潮語) 的章節、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則收錄了相當數量的吳語詞匯。非書面材料則有 (一) 域外方言的對音和譯音，例如安南譯音一般認為和粵語、平話有關；(二) 少數民族語言的借詞，像畚語 (苗瑤語族) 向客語借用了大量詞匯。林亦 (2004) 是第一本討論方言史材料的專著，可以參看。

1.3 研究方言史的方法：(一) 從文獻的記錄出發；(二) 集合具親緣關係的方言，通過比較法 (comparative method) 去擬構原始語 (proto-language)。有些學者 (McCoy 1966, Tsuji 1980 等) 嘗試以第二種方法去恢復原始粵語的面貌。但他們的「原始語」系統都只牽涉到音韻一隅，詞匯、語法完全沒有觸及。誠如余靄芹 (Yue 2004:246) 所說：「For syntax and vocabulary,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reconstruct. In the case of colloquial vocabulary items where there is diversity and variation, how can one project which is the proto-form? ... As for syntactic change, unless there are conservative member dialects where residues still exist, it is equall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earlier history.」非傳統的方言學著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讓我們可以觀察方言的詞匯系統、語法系統的演變。

1.4 對於西洋傳教士所記錄的漢語方言材料，游汝杰 (2002:5) 給予很高的評價：「19 世紀下半期至 20 世紀上半期來華的西洋傳教士，翻譯、編寫、出版了種類繁多的漢語方言聖經譯本 (其中有一部分為羅馬字本) 和方言學著作 (有羅馬字對音)，這些文獻記錄、描寫並研究了當時各地漢語方言口語，在廣度、深度和科學性方面遠遠超過清儒的方言學著作，也是同時代的其他文獻，如地方志和方言文學作品所莫塵莫及的。」為什麼傳教士記錄的方言材料，會比傳統文獻來得更有價值呢？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看：(一) 傳教士製作方言文獻大抵能代表當時的口語形式；(二) 用羅馬字拼寫更能表現實際的音值；(三) 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語法和詞匯系統；(四) 方言《聖經》為不同方言的共時 (synchronic) 比較

---

<sup>1</sup> 部分出自中國人手筆的材料，和傳統記錄方言的方式有異，卻和傳教士的處理手法類同，例如《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我們暫時把它們歸到「非傳統方言學著作」一類。

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五) 有利於單一方言歷時 (diachronic) 演變的研究；(六) 有些時候能說明方言俗字的來源 (以上幾點，詳見游汝杰 2002:33-38 的分析)。

1.5 余靄芹 (Yue 2004) 介紹了十數種非傳統方言學著作的語法現象。她把有關文獻分為五大類：(一) 關於廣州方言；(二) 關於中國；(三) 粵人寫的資料；(四) 教科書；(五) 聖經及宗教性的資料，並逐一述評。作為一篇通論性的文章，我想它應該是合適的討論對象。

為了行文方便，我們會用「古粵語文獻」一詞來概括第 1.2 節所提及的「非傳統方言學著作」。大部分例子都是轉錄自余靄芹 (Yue 2004)。

## 2. 古粵語文獻的搜集和研究概況

2.1 游汝杰曾經走訪國內、日本、美國、英國、瑞士等地各大圖書館，搜集了大量傳教士記錄漢語方言的文獻，編成《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游汝杰 2002)，當中以吳語的材料最為詳細、完備。粵語方面，游書輯錄了二百四十種書目。以下是它們的種類：

表一 粵語《聖經》的分類 (據游汝杰 2002:17)

方言名稱	漢字本	羅馬字本	其他譯本	合計
廣州	129	17	0	146
連州	4	0	0	4

表二 傳教士關於粵語方言學著作的分類 (據游汝杰 2002:21)

語音類	詞典類	課本類	語法類	合計
12	43	32	3	90

和其他方言比較，粵語材料在數量上僅次於閩語；<sup>2</sup>單就著作 (表二) 一項而言，粵語材料更加是所有方言中最多的。目前我們對這些古文獻的認識，主要是建立過去二十年的研究基礎上。

2.2 過去三年，我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複印了一批古粵語文獻，全部都可以在游汝杰 (2002) 的書目中找到，例如：

<sup>2</sup> 據游汝杰 (2002) 的統計，出自傳教士手筆的閩語文獻有二百九十三種，包括《聖經》二百三十七種、方言學著作五十六種。實際的數字應該還多一些。因為游書把建寧話的材料統統都歸入贛語中。事實上，建寧是指舊日建寧府的所在，即閩北語的代表點建甌，而不是今天屬贛語區的建寧。書中所列十二種和贛語有關的文獻都應該改歸入閩語一欄中。

- ◎ Morrison, Robert. 1828.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匯》)。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 Bridgman, Elijah C. 1841.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 Williams.
- ◎ Bonney, J. S. 1853. *Phrases in the Canton Colloquial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Phrase,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Canton.
- ◎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56.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 Ball, James D. 1888.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 ◎ Aubazac, Louis. 1912. *Dictionnaire Cantonnais-Francais*.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余靄芹 (Yue 2004) 則提到了幾種游書沒有收錄的文獻，它們包括：<sup>3</sup>

- ◎ *Canton Dialogues* (1841 年手稿本，藏荷蘭萊頓 Sinological Institute library)；
- ◎ Anonymous. 1877. 《散語四十章》(翻譯)，香港：聖保羅書院；<sup>4</sup>
- ◎ 《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
- ◎ 《麥仕治廣州俗話〈詩經〉解義》(年份不詳)；

粵語非傳統的方言學著作數量如此龐大，應該還有很廣闊的研究空間。

2.3 利用非傳統的方言學著作研究粵語史：粵語的非傳統方言學著作在最近二十年才引起學界的關注。討論主要集中在語音方面。以語法為研究對象的，則有余靄芹 (1995, 2000, Yue 1993b, 1997, 2001)、張洪年 (Cheung 1997, 2001)、陳萬成 (1994)、高嶋謙一和余靄芹 (Takashima and Yue 2001)、錢志安和鄒嘉彥 (2003)、歐陽偉豪 (2004)、郭必之 (2003a, 2003b) 等。下面試作簡單的介紹。

余靄芹 (1995) 是一篇概覽性的文章。文中以 Bonney (1854)、《散語四十章》(1877)、Fulton (1888) 和 Ball (1894) 為例，探討粵語的否定可能式 (negative potential form) 和定語標誌的演變。當中頗有可以和余靄芹 (Yue 2004) 互相參照的地方，第 3 節討論時會再作引述。

《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和《麥仕治廣州俗話〈詩經〉解義》都是新近發現的古粵語文獻。作者麥仕治用當時的廣州話口語 (也有些半文半白的詞

<sup>3</sup> 《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和《麥仕治廣州俗話〈詩經〉解義》都不屬於傳教士記錄的文獻。游書沒有提及，毋寧是恰當的。

<sup>4</sup> 此書香港中文大學錢穆圖書館有藏本。

語) 把《尚書》和《詩經》翻譯出來。由於語料充份，而且可以和古籍原文對照，所以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余靄芹 (2000) 對前者蘊含的語法現象作了細緻的考察。涉及的範圍包括詞序、疑問句、可能式、雙賓語結構、比較句、處置句、有字句、被動句、定語結構等。歐陽偉豪 (2004) 探討粵語的起始助詞時也提到該書的用例。

疑問句 (尤其是反復問句) 的演變模式是方言語法研究中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余靄芹 (Yue-Hashimoto 1993b)、陳萬成 (1994) 和張洪年 (Cheung 2001) 都是圍繞這個題目為中心而進行討論的。余文發現粵語的反復問句由 VP-neg 式演變為 VP-neg-V 式、以至更晚的 V-neg-VP 式，包含著理論上的啓示，因而提出了「漢語語法的詞匯擴散」，並指出句式的演變往往是由動詞的性質決定的。陳萬成 (1994) 檢視了多種古文獻，試圖查出粵語帶補語或賓語的反復問句在什麼時候由「順裁結構」(forward deletion, 即 VP-neg-V) 發展為「逆裁結構」(backward deletion, 即 V-neg-VP)。他特別提到 V-neg-VP 式很可能是粵語受官話影響而產生的。張洪年 (Cheung 2001) 則認為粵語的反復問句導源於三種原始形式，即 (一) VP-neg-VP；(二) VP-neg-VP-呀；(三) VP-唔曾-VP。今天所見到的幾種句式，是上述三種形式省略或合音的結果。這個論點和余靄芹的稍有不同。

余靄芹的另外兩篇文章，一篇針對比較句，一篇則分析述補結構。比較句那篇 (Yue 1997) 討論香港話兩種比較句式 ---- 「過字句」和「比字句」 ---- 之間的競爭和交替。文章的重點是分析這兩種句式在當代的用法，但作者也交代了古文獻中的例子。顯然，「過字句」在百多年前的粵語中是主導的形式。「比字句」則隨著普通話和書面語的普及而慢慢滲入香港話的文讀層中。粵語的述補結構在過去百餘年間也有很明顯的改變。余靄芹 (Yue 2001) 以古漢語語法的演變為參照點，建議把粵語的述補結構分為三個歷史層次 (strata)：(一) 漢朝至六朝；(二) 唐宋時期；(三) 明朝或以後。郭必之 (2003b) 在余先生打下的基礎上，參考吳福祥 (2003) 對各種南方方言述補結構的分析，提出了幾種 V-得-O-C 演變為 V-得-C-O 的機制。

粵語體貌詞尾 (aspect marker) 的演變引起了張洪年 (Cheung 1997) 的關注。他發現古粵語文獻中有四種完成體的標誌：(一)「曉」；(二)「咗」；(三)「了」；(四) 變調。張文為這四種標誌一一溯源，並重構了它們流行的時序。

高嶋謙一和余靄芹 (Takashima and Yue 2001) 的長文，題目表面上是研究甲骨文的性質，實際上用了相當篇幅討論粵語的雙賓語結構。早期的粵語，帶 [+給予] 徵性 (feature) 的動詞一般以 Od + Oi (直接賓語 + 間接賓語) 的形式表達，帶 [-給予] 徵性的動詞則要採用 Oi + Od (間接賓語 + 直接賓語) 的結構，兩者的分野十分清晰。但今天的香港粵語，不論是 [-給予] 徵性的動詞、抑或是 [+給予] 徵性的動詞，都可以接納 Oi + Od 的形式。兩位作者把這個現象歸咎於方言的混雜，情況就像甲骨文並存著兩種雙賓語結構一樣。錢志安和鄒嘉彥 (2003) 專門研究「俾字句」的發展，討論了「俾」如何由表「給予」義的動詞經語法化變為與事 (dative) 標誌、被動標誌、使役標誌和工具標誌。

郭必之 (2003a) 旨在分析粵語疑問代詞「點」的來源。他根據各種古文獻和方言的內部比較，指出「點」可能是「底物」的合音。

以上回顧了前人對粵語非傳統方言學著作中語法現象的研究。可以說，大部分基本的結構和句式都已經照顧到了。我們將要深入討論的余靄芹 (Yue 2004)，最為晚出，涉及的古文獻資料也最豐富。但由於體例的關係 (介紹每一部古文獻的特點)，所以沒有引用太多前人研究的成果。第 3 節討論時，我們會在這方面作補充。

### 3. 本文的內容

余文是根據文獻的類別和成書先後排列的。我們以語法結構和句式為單位作了重新的編排。

#### 3.1 定語結構

粵語相當於普通話「的 3」的定語結構標誌是「嘅」(朱德熙 1999 [1980]: 156)。<sup>5</sup>有兩個場合是非用「嘅」不可的：(一) 中心語是不定指或泛指的時候，如「舊年買嘅布」；(二) 修飾語帶程度副詞，尤其是否定副詞的時候，如「唔好嘅人」(余靄芹 1995:25)。有四種情況則可以不帶「嘅」：(一) 修飾語是名詞或名詞組，中心語帶表示定指的量詞，如「我頂帽」；(二) 中心語帶指示詞，修飾語可以是名詞或名詞組、形容詞或形容詞組、動詞或動詞組，如「好肥嗰隻」；(三) 中心語是時間詞或處所詞，通常帶指示詞「嗰」，如「大家集合嗰度」；(四) 修飾語是代名詞，中心語是名詞，兩者之間有密切關係，尤其是親屬關係，如「我細佬」(余靄芹 1995:24)。一百多年的粵語，定語結構原來並不經常用「嘅」。修飾語和中心語之間有時可以用「的」字充當，而用法跟現代粵語並不完全相同；也有用量詞、指示代詞、甚至「零形式」的例子。首先談「嘅」的用法：

- (1) 有幾多馬牛羊卧食 草披呢？(How much grazing land is used for pasturing horses, cattle and sheep?) (Bridgman 1841:345.26)
- (2) 大個嘅字。(Williams 1842:83)
- (3) 盲眼佬嘅仔。(《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4)
- (4) 咁佢個的深沉不露寔在嘅善德。(《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

<sup>5</sup> 朱德熙 (1961) 把普通話「的」字的用法歸納為三組：(一) 出現在一部分雙音節副詞之後構成副詞性單位；(二) 出現在形容詞重疊式和帶後加成份的形容詞之後構成形容詞性單位；(三) 出現在名詞、動詞、形容詞以及各類詞組之後構成名詞性單位。「的」的第三種用法 (的 3) 就是指定語結構標誌。

1893:I.5)

「嘅」字前的定語沒有詞性限制，可以是名詞組（例 3）、也可以動詞組（例 1）。和現代粵語沒有分別。

文獻中也有大量以「的」作為定語結構標誌的例子：

- (5) 我初學作的草稿。(Williams 1842:83)
- (6) 昨日送來的牛肉。(Stedman and Lee 1888:121)
- (7) 個堯帝個人的事績。(《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 1833 / 1893:I.1)
- (8) 百姓下頭就有一個未曾娶老婆的人。(《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 1833 / 1893:I.5)

「的」[ti<sup>55</sup>] 在現代粵語中表眾數。(5) 至 (7) 的中心語都有複數義。但 (8) 明明指的是「一個人」，為什麼可以用「的」？余靄芹 (2000:506) 說：「『的』字的用法亦有可能與現在不同，當時可能並不限於指複數。」「的」在《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裡出現的次數特別多。

(9) 至 (11) 是中心語帶量詞的例子：

- (9) 無桅隻船。(Bonney 1854:109)
- (10) 波士頓埠系馬市周失市個京都。(Wong 1875:56)
- (11) 好長條街。(Leblanc 1910:49)
- (12) 羲氏個第三細佬。(《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 1833 / 1893:I.2)

用現代粵語翻譯，(9)、(11) 應該分別作「無桅桿嘅船」和「好長嘅街」。從這個對比可以看到：今天的粵語不容許中心語帶定指的量詞，而修飾語是動詞組或形容詞組。但百多年前的粵語似乎沒有這個限制。(10)、(12) 的中心語和修飾語都是名詞，在今天的粵語中仍然符合語法。當然，把「個」換成「嘅」會更加自然。

中心語帶指示代詞的例子有：

- (13) 在大樓火爐側邊玻璃門個個呢。(Williams 1842:93)
- (14) 常時來呢處個個人。(Bruce 1877:10)
- (15) 使民人衣食得足呢一段事。(《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 1833 / 1893:I.8)

(13) 「個個」原書譯作「that one」，表定指。第一個「個」是指示詞（現代一般寫作「個」），第二個「個」是量詞。這和上面提到的「好肥個隻」屬於同類的結構。

零形式即修飾語直接放在中心語前面，中間沒有加插任何標誌。零形式的定語結構在粵語發展的歷程中一度相當流行，而且並不局限於表親屬關係（如「我

老竇」) 那一類上：<sup>6</sup>

(16) 中國至大官。(Canton Dialogues 1841:11.6)

(17) 有廟地方。(Canton Dialogues 1841:5.12)

(18) 佢肚。(《耶穌言行撮要俗話》1863:51)

(19) 信耶穌人。(Stedman and Lee 1888:55)

(20) 昔日我初初想去東便地方征伐時。(《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II.27)

上述例子可以分爲四類：(一) 中心語是時間詞或處所詞，如 (20)；<sup>7</sup>(二) 修飾語是代名詞，中心語是名詞。和現代粵語不同，兩者之間即使沒有親屬關係也可以採用零形式，如 (18)；(三) 中心語即使是不定指或泛指，修飾語也可以不用「嘅」，如 (17)、(19)；(四) 修飾語帶程度副詞 (包括否定詞) 也可以不用「嘅」，如 (16)。這五個例子在現代粵語中都不合語法。

如果這些古文獻真的反映了粵語一百多年前的實況，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構擬」出粵語定語結構演變的過程。一般認爲「嘅」來源於量詞「個」。從方言比較的角度看，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 (參閱項夢冰 2001)。問題是「嘅」爲什麼會成爲定語結構的標誌？石毓智 (2000:64-70) 認爲這是量詞系統建立而帶來的類推力量，要求修飾語和中心語之間有一個用法標誌。這個語法標記要麼來自指示代詞 (像普通話的「的」<「底」)，要麼乾脆用一個普通的量詞。他這個說法的確可以在不同的方言裡找到證據。然而，古粵語擁有那麼多零形式的定語結構，應該怎麼樣解釋呢？我們知道，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語言中，定語結構都是零形式的。到了東周金文和《尚書》的年代，「之」才以定語結構標誌的姿態出現，形成「修飾語 + 之 + 中心語」的結構 (余靄芹 2003)。我們不能說古粵語零形式的定語結構都是殷周漢語之遺，但就類型而言，零形式無疑是比較古老的。「的」可能來源於「之」。古粵語「的」的使用範圍沒有限制，現在只能表眾數。中心語帶定指量詞的定語結構也曾經相當流行，可以有 (9)「無桅隻船」這一類說法。<sup>8</sup>今天只有修飾語是名詞組的時候，中心語才可以帶定指量詞。零形式、「的」字結構和「修飾語 + 定指量詞 + 中心語」結構的沒落，其實都是「嘅」勢力越來越大的結果。「嘅」的前身「個」是粵語最常用的量詞。「修飾語 + 個 + 中心語」結構中的「個」，經語法化後演變爲真正的定語結構標誌「嘅」。<sup>9</sup>「嘅」

<sup>6</sup> 或者有人會質疑這些例子是否反映了口語的真實。有兩點值得注意：(一) 在不同的文獻中都可以找到同類的例子；(二) 例子的數量不少。這說明不是個別記錄者的失誤、或某些人的習慣造成的。零形式的定語結構的確曾經在古粵語中存在過。

<sup>7</sup> 在《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中，所有中心語是「時」的定語結構都採用零形式。參考余靄芹 (2000:504)。

<sup>8</sup> 開平話至今仍然廣泛使用「修飾語 + 量詞 + 中心語」的結構，定語結構標誌反而並不常用，情況大概和早期的廣州話相似。參考余靄芹 (1997)。

<sup>9</sup> 在《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中使用「嘅」字還不是定語結構的主流。因此余靄芹 (2000:506) 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作爲定語標誌，『嘅』是後起的。本書 (《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



產生了以後，總不能避免和其他形式發生競爭，最後造成今天所看到的既有競爭、又有分工 (specialization) 的局面。

### 3.2 述補結構

張洪年 (1972) 把粵語的述補結構 (張書稱之為「謂補結構」) 分為九類：(一) 結果補語；(二) 狀態補語；(三) 強化補語；(四) 方向補語；(五) 能性補語；(六) 回復補語；(七) 描寫補語；(八) 程度補語；(九) 黏附性詞組補語。並不是每一種類型都可以在古文獻中找到足夠的例子作分析。余靄芹的文章，只是環繞能性述補結構和否定型的詞序問題作討論。拿古粵語和現代粵語比較，能性述補結構最明顯的差別在於賓語出現的位置。早期的粵語容許賓語放在動詞後頭，構成 (Neg-)V-(得-)O-C 的結構 (下稱「A 式」)：<sup>10</sup>

- (21) 唔慌有人聽得你銀倒咯。(Bridgman 1841:6.43)
- (22) 尋佢唔著。(Bonney 1854:68)
- (23) 唔搵得地方倒。(《散語四十章》1877:37)
- (24) 呢個學生唔讀得字正。(Bruce 1877:10)
- (25) 估信得佢過咯。(Ball 1904:208)

十九世紀的粵語還流行另一種述補結構：(Neg-)V-(得-)C-O，賓語出現在補語的後面 (下稱「B 式」)，例如：

- (26) 你念得過個簿書唔念得呢？(Bridgman 1841:8.5)
- (27) 學生唔勝得過先生。(Canton Dialogues 1841:141)
- (28) 唔絞得起撈。(Bonney 1854:140)
- (29) 唔聽得見佢講乜野。(Fulton 1888:14)
- (30) 唔搵得倒兄弟。(Ball 1894a:30)

A、B 兩種結構在百多年前的文獻中有平分秋色之勢。但踏入二十世紀，B 形已經逐漸取得主導的地位。在現代粵語中，除了 (一) 賓語是人稱代詞 (像「頂得佢順」、「拉得郁我」)；(二) 補語是方向補語 (像「呢間房放得三張床落」) 外，其他絕大部分場合都只能用 B 式。

有幾項觀察值得注意：(一) 能性和非能性的發展似乎不是同步的，例如「信得我過」(A 式) 只可以以能性的形式表達，沒有非能性的說法 (\*「信我過」)。

---

解義》---- 引者) 所見，『的』常用，『嘅』是新興的。」

<sup>10</sup> 根據余靄芹 (1988:34) 的解釋，Neg-V-得-O-C (否定詞在整個述補結構之前) 屬於粵語土語層次的結構，V-O-neg-C 或 V-neg-C-O (否定詞在動詞之後) 則是後來從標準語裡借來的。

在余靄芹 (Yue 2001) 的附錄中，「V-O-C」這樣的結構就只有一例：「掃個一塊泥去。」(Williams 1842:140)，數目比相應的能性形式少；(二) 否定型和肯定型的發展也似乎不同步，例如可以說「搵佢唔倒」，但不能說\*「搵得佢倒」；可以說「講我唔贏」，但不能說\*「講得我贏」(參閱李新魁等 1995:581)；(三) 魏培泉 (2004) 研究過近代漢語能性述補結構賓語移位的現象。他發現賓語的長短、賓語負載的訊息、韻律的制約和相關結構是否成為熟語等因素，都會影響新舊形式的交替。他的意見部分也適用於概括粵語能性述補結構的發展。郭必之 (2003b) 有簡單的討論。

### 3.3 雙賓語結構

粵語的雙賓語結構有兩種格式。一種是間接賓語在前，直接賓語在後，構成 V + Oi + Od 結構 (下文或簡稱「A 式」)，例如「問你一件事」、「介紹佢一份工」，和普通話的語序一樣；另一種是直接賓語在前，間接賓語在後。在有些情況下，間接賓語之前要加上標誌「俾」或「過」，構成 V + Od + (俾 / 過 +) Oi 結構 (下文或簡稱「B 式」)，例如「俾本書佢」、「借隻 VCD 俾我」之類。採用這種格式的動詞一般都帶有 [+給予] 的徵性。相反，A 式結構的動詞則通常屬於 [-給予] 徵性：

(A 式) 動詞 [+給予] + Od + (俾 / 過 +) Oi

(B 式) 動詞 [-給予] + Oi + Od

過去百多年間，粵語雙賓語結構出現了兩項矚目的變化：(一) 容許更多帶 [+給予] 徵性的動詞採用 B 式；(二) 「俾」取代了「過」作為 A 式間接賓語的標誌。先引古粵語文獻中 A 式的例子：

(31) 你去交銀過佢。(Bridgman 1841:240.31)

(32) 你送過我都唔愛。(Bridgman 1841:250.30)

(33) 皇帝每年俾幾多銀過總督呢？(Canton Dialogues 1841:12.4)

(34) 俾的工夫銀我。(Bonney 1854:196)

(35) 咪扰你的珍珠過豬。(《耶穌言行撮要俗話》1863:21)

(36) 你都未曾俾一隻羊仔過我。(Ball 1894a:68)

(37) 我畀個的過你。(Leblanc 1910:168)

(31) 至 (37) 是 A 式最常見的類型：動詞都帶 [+給予] 徵性，間接賓語的標誌都是「過」。此外，部分 [-給予] 徵性、但帶有「捐贈」(donative) 義的動詞也

可以用 A 式表達 (Takashima and Yue 2001:36-37) : <sup>11</sup>

- (38) 燒過死者。(Canton Dialogues 1841:15.20)
- (39) 寫番單條過我。(Williams 1842:89)
- (40) 擰至好嘅衣服俾佢著。(《耶穌言行撮要俗話》1863:60)
- (41) 割一塊豬肉過我。(Stedman and Lee 1888:123)
- (42) 咁請尔照講出尔的意見解過我知。(《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18)

至於帶 [+給予] 徵性的動詞採用 B 式結構，其實不獨現代粵語已然，古粵語也有這樣的例子，不過數目當然要比 A 式少一些：

- (43) 你俾貨客好的價。(Bridgman 1841:242.39)
- (44) 送他一個墨硯。(Williams 1842:125)
- (45) 我俾你一兩五錢者。(Bonney 1854:175)
- (46) 多煩俾我三個寄信士擔。(Stedman and Lee 1888:41)
- (47) 我俾你兩文。(Stedman and Lee 1888:131)
- (48) 畀我個張紙。(Leblanc 1910:154)
- (49) 又封賜佢個官銜叫做幽都官。(《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2)

有兩個需要留意的特點：(一) 有些句子明顯是書面語，例如 (44) 的第三人稱代詞用「他」而不用「佢」，不禁使人懷疑這句話是由書面語直接翻譯而來的。我們都知道：北方官話的雙賓語結構只有 B 式。「送他一個墨硯」正是北方官話的說法；(二) 在紐約出版的 Stedman and Lee (1888) 中一共找到十個 B 式結構。B 式如此常見，可能和該書受到英語的影響有關。其中一個間接的證據，是書中有大量的英語借詞，像 (46) 的「士擔」(Takashima and Yue 2001:39)。所以說，B 式的流行，一方面是北方官話 / 書面語的影響，另一方面可能是借用了英語的文法。至於粵語的雙賓語結構在最近幾十年的變化，高嶋謙一和余靄芹 (Takashima and Yue 2001) 作過一些動態的描述。他們引用了貝羅貝 (Peyraube 1981) 的研究，指出年輕一代普遍接受帶 [+給予] 徵性的動詞以 B 式表達，兩位作者認為這是「進行中的語言演化」(ongoing linguistic change, Takashima and Yue 2001:42)。

間接賓語前的標誌，早期的文獻大多數用「過」，也有少數用「俾」、「俾過」、甚至「與」的例子：

- (50) 你要交現銀俾我。(Bridgman 1841:240.30)

---

<sup>11</sup> 余靄芹 (Yue-Hashimoto 1993a:113) 把「寫番條單過我」這類句式理解為：V + Od + 給 + Oi，又把「寫、留、寄、打(電話)、介紹」等動詞歸入「假給予類」(pseudo-“give” type)。

- (51) 某有寶劍一口與丞相。(Williams 1842:147)  
 (52) 我就咁賣俾你喇。(Stedman and Lee 1888:167)  
 (53) 擰杯水俾我。(Ball 1894b:3)  
 (54) 係想將天下來讓位俾尔。(《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16)  
 (55) 咁即此尔賜好處俾過佢地。(《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II.15)

Bridgman (1841) 的「俾」扮演了兩個角色：一個是間接賓語前的標誌，全書只有 (50) 一例；另一種用法是作為受益標誌 (benefactive marker)。余靄芹 (Yue 2004:251) 引用了一個例子：「擰個的花布嚟俾人客睇。」(Bridgman 1841:248.15) 這句的結構和 (31) 基本相同，差別在於「擰」屬於 [-給予] 徵性，而且間接賓語前的標誌用「俾」。(53) 同樣涉及「擰」這個動詞。Ball (1894b:7) 有另一個很相似的例句：「俾杯水我。」這兩個句子，對於理解「俾」如何成為間接賓語的標誌有很重要的啓示。「俾」最初大概以連動式第二動詞的身份出現，而第一動詞不帶 [+給予] 的徵性，即：V1 [-給予] + Od + V2 (俾) + Oi。整個結構的特色，在於強調「給予」的服務。後來帶 [+給予] 徵性的動詞也可以作為第一動詞和「俾」連用。由於「給予」的語意重複了，「俾」便經過語法化成為間接賓語的標誌 (Yue 2004:267)。至於其餘的例子，(51) 夾雜了文言成份，不像典型的口語。「俾過」在《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中出現的次數特多 (余靄芹 2000:501)。高嶋謙一和余靄芹 (Takashima and Yue 2001:41) 把它視為由「過」發展為「俾」的「混合體」(hybrid form)。

### 3.4 比較句

粵語比較句最基本的形式是性質屬性主體 + 比較項目<sup>12</sup> + 比較標誌「過」 + 基準 (下文或簡稱「過字句」)，同時也接受普通話的形式：性質屬性主體 + 比較標誌「比」 + 基準 + 比較項目 (下文或簡稱「比字句」)。古粵語文獻「過字句」的比例遠遠超過「比字句」。余靄芹 (Yue 1997:332) 統計過由 1841 年到 1936 年十五種文獻中的比較句，「過字句」一百一十九例，「比字句」只得八例。以下是「過字句」的例子：

- (56) 呢個好過個個。(Morrison 1815, no pagination)  
 (57) 我先到過你。(Bonney 1854:6)  
 (58) 一只馬能走得更快過一個人。(Condit 1880:58)  
 (59) 你一定中意中國好過我中意呢處。(Stedman and Lee 1888:163)  
 (60) 天堂高過熱頭多。(Ball 1894a:2)

<sup>12</sup> 這裡的「比較項目」即劉丹青 (2003:4) 所說的「表示屬性的形容詞」。由於比較句中所比較的項目並不局限於形容詞 (詳見 Yue 1997:330)，所以作出這樣的改動。

(61) 就顯得尔的本事咁就勝過別人咯。(《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15)

表示數量的補語出現在基準的後頭，「過」字可以省略掉，和現代粵語一樣：

(62) 我大你四年。(Bonney 1854:90)

「比字句」的例子如下：

(63) 你估佢比咁多加利利人更有罪羊？(《耶穌言行撮要俗話》1863:57)

(64) 呢間屋比個間好得多。(《散語四十章》1877:3.23)

(65) 我見主比較你好得多。(Ball 1894a:102)

Leblanc (1910) 的情況比較特別。書中「比字句」四見，「過字句」五見：

(66) 法國比中國小。(Leblanc 1910:80)

(67) 你肥過我。(Leblanc 1910:76)

(66) 比較像書面語的說法，(67) 則屬一般的口語。這和余靄芹 (1997) 調查香港粵語兩種比較句交替的結果吻合。不少受訪的香港人都覺得：「比字句」帶有文雅、莊重的感覺，而「過字句」則被認為是口語化和通俗的表現。所以他們使用「比字句」時，通常會配合一些非口語詞匯，就像 (66) 中用「小」而不用「細」；相反，「過字句」屬於口語的層次，配合的詞匯也多屬口語的性質。

### 3.5 反復問句

反復問句的演變是研究古方言文獻的學者其中一個最早注意到的課題，累積的研究成果也相當豐富。余靄芹 (Yue-Hashimoto 1993b) 率先介紹了北京話、閩南語和粵語的有關資料，並作了初步的分析。其後還有陳萬成 (1994) 和張洪年 (Cheung 2001) 的專文。由於他們所根據的材料、以及看待材料的辦法並不完全一樣，所以觀點也不盡相同。這裡先談談幾種在古文獻中較常見的句式。下面是 VP-neg 式 (或簡稱「A 式」) 的例子：<sup>13</sup>

(68) 你先有嗎？(Morrison 1815, no pagination)

---

<sup>13</sup> 我們在《花箋記》中也找到一個屬於 A 式的例句：「知人腸斷定唔曾？」(卷四，〈對月自嘆〉)《花箋記》是明代編成的木魚書，後來經過若干修訂。如果這句句子真的是出於原文，那麼 A 式在粵語裡至少已經有五百年的歷史了。

- (69) 朝頭早熱頭晒得入房唔呀？(Bridgman 1841:156)  
 (70) 中國人都拜神係嗎？(*Canton Dialogues* 1841:5.4)  
 (71) 你重未睇過羊？(《散語四十章》1877:5.11)  
 (72) 個個係財主佬麼？(Bruce 1877:2)  
 (73) 你入過花園未曾？(Fulton 1888:6)  
 (74) 咁現下有一個咁樣的能幹人薦來俾我任用，等佢來同我治理好呢一場水災咁既災禍唔呢？(《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4)

余靄芹 (Yue-Hashimoto 1993b) 認為 A 式是粵語最基本的反復問句形式。否定詞「唔」往往可以接語氣助詞，構成像 (74) 的「唔呢」和 (69) 的「唔呀」。粵語有一種帶「嗎」[ma<sup>33</sup>] 的問句。和北京話的「嗎」字問句不一樣，粵語的「嗎」字問句都屬於中性問，而且不能是否定型 (\* 你唔去嗎？)。余靄芹在另一篇文章 (1988:31-32) 裡指出：「粵語的帶『嗎』問句也可能就是從早期『VP + 否定詞』問句發展而來的，『嗎』就是否定詞 [m] + 疑問語氣詞『啊』<sup>14</sup>的合音……粵語的『嗎』其實仍然內含『否定』的成分，所以跟否定句式互相排斥。」<sup>15</sup>A 式在廣州話中基本上已不再流行了，但在其他的粵語方言中卻仍然很常用，例如台山話可以說「你去唔呢」(你去不去呢)，和早期的廣州話一樣。

下面要說明的是「VP-neg-VP」式 (或簡稱 B 式)：

- (75) 啱唔啱？(Morrison 1828, no pagination)  
 (76) 個的荷嚟羽緞賣 咯，重有的羽緞仔，你愛唔愛呢？(Bridgman 1841:243)

這兩個例子，動詞都是單音節詞，而且不帶賓語或補語，可以視為簡單的「V-neg-V」式。

- (77) 你喜歡唔喜歡？(Morrison 1828, no pagination)  
 (78) 你估我學得唔學得呢？(Bridgman 1841:2)  
 (79) 女事頭喺處唔喺處呢？(Ball 1907:10)  
 (80) 你寫字唔寫字？(Leblanc 1910:169)

真正屬於 B 式的例子，在古文獻中其實並不多見。(78)、(79) 和 (80) 整個動詞組出現了兩次：一次在否定詞前面，一次在否定詞後面。(77) 的「喜歡」是雙音節詞，同樣按照「VP-neg-VP」的辦法處理。張洪年 (Cheung 2001) 認為 B 式是粵語最基本的反復問句形式，其他形式都是通過 B 式以順裁、逆裁、合音等手段形成的。關於他的論點，下文介紹過另外兩種句式後會再作討論。

<sup>14</sup> 這個「啊」應該相當於 (69) 中的「呀」。

<sup>15</sup> 事實上，O'Melia (1941:32) 的教科書已經明言：「*mh a* often contracts to *ma*。」

根據張洪年 (Cheung 2001) 的理解，「VP-neg-V」(或簡稱 C 式) 是以 B 式為基礎，通過順裁手段發展出來的：

- (81) 寫得出唔寫得呢？(Bridgman 1841:8.6)
- (82) 重要的乜野添唔要呀？(Bridgman 1841:171)
- (83) 呢間係打得律風館唔係呀？(Stedman and Lee 1888:47)
- (84) 你中意啲呢處唔中意呢？(Ball 1907:12)
- (85) 你畀佢唔畀？(Leblanc 1910:169)

雙音節的動詞沒有以 C 式表達的例子。在早期的粵語中，遇到這種情況只能採用 B 式。

現代粵語最流行的反復問句形式是「V-neg-VP」(或簡稱「D 式」)。這種形式是 B 式為基礎，通過逆裁手段發展出來的：

- (86) 個個先生懂不懂講耶穌？(Bonney 1854:178)
- (87) 你知唔知佢去呢？(Wisner 1927:28)
- (88) 使唔使我去呀？(Wisner 1927:41)

(86) 大概是粵語 D 式反復問句最早的記錄。但句中以「不」作否定詞，所以余靄芹 (Yue 2004:260) 懷疑它可能不是真正的口語。D 式問句在 1920 年代才慢慢被粵語所接受，到 1940 年代它取代 C 式，成為現代粵語最常用的反復問句。據陳萬成 (1994) 的觀察，D 式在粵語中興起，可能是和官話接觸的結果。1859 年在巴黎出版的 *Guide des Armées Alliées en Chine* (基礎方言應該是西南官話) 中，就已經發現大量的 D 式問句。

對於上述哪一種才是粵語最基本 (土語層) 的反復問句，余靄芹和張洪年的看法並不一致。造成這種分歧，一來是他們根據的文獻有出入，二來是兩人處理文獻的態度不太相同。張洪年 (Cheung 2001:229) 自己也說：「Yue-Hashimoto bases her study on Cantonese yes / no questions on a much larger investigation of other dialects, including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Yue language. In contrast, my work is focused on twelve sets of Cantonese learning materials compiled over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It is a longitudinal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and the findings it yields speak mor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than of external influence.」我們感覺到：余靄芹除了考慮到文獻中的用例外，還一定程度上參考了古漢語和鄰近方言各種問句的發展模式。她最終的目標是要找出粵語 (不是單指廣州話，而是整個粵語) 反復問句最原始的形式。而這種原始形式只可能有一種。要是有幾種語法功能相當的形式並存著在同一種語言裡，就得以語言接觸、語言借用等因素來作解釋。這些想法，顯然導源於朱德熙 (1991)。張洪年的觀察面則集中在文獻上，一切以文獻上的資料為依歸。既然文獻上可以找到幾種並存的反復問句句式，那麼它

們都可以被視為屬於「本土的」層次。總括而言，余、張兩人的研究方法，一早就決定了他們不一樣的結論。

### 3.6 體

現代粵語的體貌詞尾相當複雜。張洪年 (1972) 把它們分為七大類：(一) 普通體，即零標記；(二) 完成體，包括「咗」；(三) 經歷體，包括「過」；(四) 進行體，包括「嚟」(緊)；(五) 持續體，包括「開」；(六) 存續體，包括「住」；(七) 開始體，包括「起 (上) 嚟」。奇怪的是，在早期的粵語文獻中，體貌詞尾並不怎樣發達，種類較少。而在幾個僅有的詞尾中，部分已經不再使用。可以說，由早期粵語到現代粵語，體貌詞尾的演變是十分明顯的。

下面是幾個進行體的例子：

- (89) 佢寫僅字處。(Bruce 1877:5)
- (90) 你係去緊邊處嚟？(Condit 1880:33)
- (91) 約瑟兄弟食緊晏個時。(Ball 1894a, no pagination)
- (92) 佢食緊飯。(Leblanc 1910:153)
- (93) 現下做僅高官爵位的人。(《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I.4)

粵語的進行體詞尾 [kɛn<sup>35</sup>] 現在寫作「緊」，早期文獻則有「緊」、「僅」兩種寫法。<sup>16</sup>通過翻譯，我們可以確認上述的「緊」就是今天粵語進行體的「緊」。例如 (90) 譯作「where are you going?」(91) 則譯作「while Joseph's brother were eating.」但不是所有「緊」都可以視為進行體的詞尾。試看下列：

- (94) 朝煙遮緊日頭。(Bonney 1854:114)

原文譯作：「the morning mist completely covers up the Sun.」沒有進行的意味。用現代的粵語來說，這句話應該是：「朝早嘅煙霞遮住個太陽。」這裡的「住」表示「動作仍在進行中，停於一種存續靜止的狀態」(張洪年 1972:150)，屬於存續體的範疇。同書也有用「住」表存續的例子：

- (95) 呢的兵來顧住省城。(Bonney 1854:137)

現代的東莞話既可用「住」、又可用「緊」來表示存續 (參閱陳曉錦 1993:193)，和 Bonney (1854) 所描寫的語言十分相似。

完成體的詞尾最為多樣，變化也最大。張洪年 (Cheung 1997) 的專文正是針

---

<sup>16</sup> 張洪年 (1972) 此字作「嚟」。



對這一點而撰作的。現代粵語的完成體用「咗」。以下是「咗」在早期文獻中的例子：

- (96) 打阻一點未呀？(Ball 1908:248)
- (97) 嚟咀……唔會嚟。(Ball 1908:37)
- (98) 有一個死阻。(Leblanc 1910:50)
- (99) 講咀唔駛再講，你一直講落去喇。(Ball 1912:120)

這個「咗」有兩個特點：(一) 字型並不固定，有「阻」、「咀」、「咀」等寫法；(二) 出現的年代較晚。十九世紀的文獻還不常見。余靄芹 (Yue 2004:262) 找到《散語四十章》(1877) 中的一個例子，大概是最早的記錄。張洪年 (Cheung 1997) 曾經嘗試把它和「著」(即吳語的「子」) 聯繫起來，但我們覺得證據略嫌不足。「咗」的來源仍然是個謎。

十九世紀的粵語文獻，通常以「曉」或「了」作為完成體的詞尾。「曉」張洪年 (Cheung 1997:143) 認為源自「休」。這個詞活躍的時間並不長：始見從十九世紀中後期，二十世紀初就被「咗」取代了。下面是幾個例子：

- (100) 佢已經開曉你眼。(《耶穌言行撮要俗話》1863:65)
- (101) 佢去曉好耐咯。(Fulton 1888:6)
- (102) 來曉五年。(Stedman and Lee 1888:161)
- (103) 出身就盲曉眼。(Ball 1908:18)
- (104) 做曉。(Leblanc 1910:120)
- (105) 做僂七十年皇帝。(《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無頁碼)

「曉」和「咗」的功能看來沒有什麼分別。張洪年 (Cheung 1997:142) 找到這兩個詞尾互換的例子：

- (106) 你淋曉呢的花未呢？我今朝淋阻咯。(Ball 1912:96)

「曉」在現代的廣州話裡已經消失得一乾二淨，但在東莞話裡仍然普遍地使用著，寫作「敲」，音 [hau<sup>324</sup>]，例如：「你食敲飯曾唔曾？」(你吃了飯沒有？參閱陳曉錦 1993:193)

以「了」作為完成體詞尾的例子似乎比「曉」還要多一些：

- (107) 依你咁話，不如關了門唔做生意咯。(Bridgman 1841:243.44)
- (108) 倒了屋側個根樹。(Williams 1842:147)
- (109) 而家晴了咯。(Stedman and Lee 1888:13)

(110) 我食了。(Leblanc 1910:125)

「了」對說廣州話的人而言是一個書面的詞語，因此張洪年 (Cheung 1997:156) 懷疑：「the word *liuh* could appear in the CC (i.e. Bridgman 1841) text not as a grammatical borrowing from the standard northern language, but rather as a graphic loan to render a colloquial perfective marker.」換言之，「了」所扮演的就是「訓讀字」的角色。他的推測固然合理，但有幾點是不容易解釋的：(一) 除了張文提到的 Bridgman (1841) 外，其他早期的文獻都有「了」的記載。看來以「了」作為完成體詞尾不是個別編著者行文的習慣；(二)「了」在文獻中的標音都是「*liu*」之類，而不是「咗」或「曉」的讀音；(三) 現在還有些粵語方言用「了」作為完成體的詞尾，例如藤縣話 (Yue-Hashimoto 1979:262)。就這幾點來看，我們不能完全抹煞「了」曾經作為完成體詞尾在廣州話中存活過的可能。

張文還提到一種以變調來表達完成的手法。余靄芹 (Yue 2004) 沒有包括這一點，這裡不多作介紹。

現代粵語的完成體詞尾除了「咗」外，還有「晒」、「親」、「埋」、「咁」(或寫作「減」) 等。余文留意到幾個帶「咁」的例子：

(111) 你要減咁的至做得呀。(Bridgman 1841:256.52)

(112) 個個人單咁一隻眼。(Williams 1842, no pagination)

(113) 有個婦人有十個銀錢，失錦一個。(《耶穌言行撮要俗話》1863:60)

「咁」是「表示部分完成的詞尾」(張雙慶 1996:152)。像 (113) 的「失錦 (咁) 一個」是強調丟失了「十個銀錢」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要是全丟了，就要說「失晒十個」而不能說「\*失咁十個」。

粵語的句末助詞往往有表達時態的功能。像「嚟」(來) 就是表過去：

(114) 你行邊度來。(Bonney 1854:31)

(115) 呢個樽有乜野黎呢？(Bruce 1877:3)

(116) 我黎呢處等你黎。(Fulton 1888:4)

(117) 昨日落雹嚟。(Stedman and Lee 1888:15)

(118) 佢去法國來。(Leblanc 1910:132)

上述諸句，和現代粵語的用法並無二致。王力 (1959:321-323) 把這個「嚟」稱為「近過去貌」，但張洪年 (1972:188) 認為：「『嚟』或『來著』是和整個句子結合的，所以不可能是謂詞詞尾。」書中把「嚟」歸入「助詞」一類。

### 3.7 方位詞

大部分北方方言和客語、湘語都以「在」或它的同源詞作為方位動詞 (locative verb)。粵語一般用「喺」[hei<sup>35</sup>] 或「响」[hoŋ<sup>35</sup>]，也有些方言用「到」(台山、恩平等)、「在」(從化、增城、中山等) 或其他詞語 (Yue-Hashimto 1993a:32-33)。早期的文獻較多用「在」(甚至只用「在」，如 Bridgman 1841)、較少用「係」(喺)。這個情況到了十九世紀末才有了改變。

先看「在」的例子：

- (119) 在第幾音。(Williams 1842:83)
- (120) 投海死在水中。(《耶穌言行撮要俗話》1863:35)
- (121) 我必要你死在呢處。(Ball 1894a:108)
- (122) 佢在邊處？(Leblanc 1910:116)
- (123) 在皇庭殿內當差。(《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1833 / 1893:V.7)

「係」(喺) 和「在」同見於最早記錄廣州話的非傳統方言學文獻 ---- Morrison (1815) 中。我們難以判斷哪一個才是真正屬於粵語土語層次的方位動詞。以下是「係」(喺) 的例句：

- (124) 管店唔喺處。(Williams 1842:94)
- (125) 好彩個坑冇水係處。(Ball 1894a:30)
- (126) 乜野都係處。(Leblanc 1910:115)

古文獻中有些句子用「倒」放在動詞後面，作為方位的標誌，目的是「引進目標」(introducing goal，參考 Yue 2004:266)：

- (127) 安置倒個財主佬門口。(《耶穌言行撮要俗話》1863:62)
- (128) 抑或企倒處等佢好呢？(Ball 1894a:96)

前面提過，台山話和恩平話的方位動詞都用「到」。(127) 和 (128) 可能揉雜了台山話或恩平話的成份。

### 3.8 一些已經不用流行的詞語

我們閱讀古粵語文獻時，通常首先會注意到書中和現代不一樣的詞匯。事實上，粵語和其他語言一樣，詞匯演變的速度比語音、語法都要快。余靄芹 (Yue 2004) 在文獻裡找到一批現在已經不再流行的方言詞。我們按年代順序對這些詞匯作了重新的編排，臚列於下 (【】 內代表現代粵語的說法；() 內表示這些詞在什麼文獻中出現，必要時會用例句說明)：

- (129) 乜誰 【邊個】 (Morrison 1815, *Canton Dialogues* 1841, Williams 1842, Bonney 1854, 《耶穌言行》1863, 《散語》1877, Bruce 1877, Fulton 1888, Stedman and Lee 1888, Ball 1894a, Leblanc 1910)
- (130) 共 【同，伴隨標誌 (*comitative marker*) / 受益標誌】 (Morrison 1815, *Canton Dialogues* 1841, Williams 1842：呢的共個的邊的至好呢？[94]; 共我叫一頂轎嚟。[143], Bonney 1854, 《耶穌言行》1863, 《散語》1877, Bruce 1877, Condit 1880：一張細共矮既椅。[24], Fulton 1888, Stedman and Lee 1888, Ball 1894a, 《麥仕治》1833 / 1893)
- (131) 揩 【帶】 (Morrison 1815)。
- (132) 明日 【聽日】 (Morrison 1815, Bonney 1854, 《散語》1877, Bruce 1877, Fulton 1888, Stedman and Lee 1888)
- (133) 備 【定，析取連詞】 (Bridgman 1841：你的綿沙係水紡備火紡嘅？[255.46])
- (134) 銀 【錢】 (Bridgman 1841)
- (135) 愛 【要】 (Bridgman 1841, *Canton Dialogues* 1841, Bonney 1854, 《散語》1877)
- (136) 曉得 【識 (得)】 (Bridgman 1841, *Canton Dialogues* 1841, Williams 1842, Bonney 1854, 《散語》1877, Bruce 1877, Stedman and Lee 1888, Ball 1894a)
- (137) 實首 【真係 / 實在】 (Bridgman 1841, *Canton Dialogues* 1841, Bonney 1854, 《耶穌言行》1863, 《散語》1877, Bruce 1877)
- (138) 聞得 【聽到】 (*Canton Dialogues* 1841)
- (139) 看 【睇】 (*Canton Dialogues* 1841, Bonney 1854)
- (140) 哭 【喊】 (*Canton Dialogues* 1841)
- (141) 去歸 【返屋企】 (*Canton Dialogues* 1841, Bonney 1854, 《耶穌言行》1863, Bruce 1877, Fulton 1888, Stedman and Lee 1888, Ball 1894a)
- (142) 講究 【點解】 (*Canton Dialogues* 1841)
- (143) 實首 【好，副詞】 (Williams 1842)
- (144) 拈 【擰】 (Williams 1842, Bonney 1854, Bruce 1877, Stedman and Lee 1888, Ball 1894a)
- (145) 尋 【搵】 (Williams 1842, Bonney 1854, Bruce 1877)
- (146) 多少 【幾多】 (Bonney 1854)
- (147) 何處 【邊度】 (Bonney 1854)
- (148) 下 【落】 (Bonney 1854)
- (149) 候 【等】 (Bonney 1854)
- (150) 抵手 / 伶俐 【叻】 (Bonney 1854)
- (151) 麼 【慢】 (Bonney 1854)
- (152) 脫 【剝】 (Bonney 1854, 《散語》1877)

- (153) 欠 【爭】 (Bonney 1854)
- (154) 望 【希望】 (Bonney 1854)
- (155) 騙 【呃】 (Bonney 1854, 《散語》 1877, Stedman and Lee 1888)
- (156) 忘記 【唔記得】 (Bonney 1854)
- (157) 球 【波】 (Bonney 1854)
- (158) 嚴令 【嚴格】 (Bonney 1854)
- (159) 晚頭 【夜晚】 (Bonney 1854, Lanctot 1867, Condit 1880)
- (160) 別 【其他】 (《耶穌言行》 1863)
- (161) 因 【因為】 (《耶穌言行》 1863, Ball 1894a : 因我係冇做錯事。[46])
- (162) 翻歸 【返屋企】 (《耶穌言行》 1863, Stedman and Lee 1888, Ball 1894a)
- (163) 關係 / 關繫 【交關 / 犀利】 (《耶穌言行》 1863, 《散語》 1877, Bruce 1877, Stedman and Lee 1888, Ball 1894a, 《麥仕治》 1833 / 1893 : 咁呢場水患大得咁關係。[I.3])
- (164) 幾久 【幾耐】 (Lanctot 1867)
- (165) 麼 【句末助詞】 (Lanctot 1867)
- (166) 布仔 【餐巾】 (Lanctot 1867)
- (167) 還 【仲】 (Lanctot 1867)
- (168) 想著 【想要】 (Lanctot 1867)
- (169) 甚 【差】 (Lanctot 1867)
- (170) 與 【同，伴隨標誌】 (《散語》 1877)
- (171) 剩下 【剩低 / 淨低】 (《散語》 1877)
- (172) 別人 【人哋 / 其他人】 (《散語》 1877, Ball 1894a)
- (173) 從前 【以前】 (《散語》 1877, Condit 1880, Ball 1894a)
- (174) 才 【啱啱】 (Condit 1880)
- (175) 好久 【好耐】 (Condit 1880)
- (176) 唐山 【中國】 (Condit 1880)
- (177) 常時 【成日】 (Stedman and Lee 1888)
- (178) 俾 【用，工具標誌】 (Stedman and Lee 1888 : 我見佢俾棍打一個細紋仔。[137])
- (179) 脛喉 【喉嚨】 (Stedman and Lee 1888)
- (180) 好手勢 【好識】 (Stedman and Lee 1888 : 你好手勢整麵嗎？[111])
- (181) 徒賴 【屈】 (Stedman and Lee 1888 : 呢件事係徒賴我嘅。[no pagination])
- (182) 麵包仔 【包】 (Stedman and Lee 1888)
- (183) 不 【唔】 (Ball 1894a)
- (184) 如今 【而家】 (Ball 1894a : 如今若係背逆佢。[100])
- (185) 常 【成日】 (Ball 1894a : 耶穌常有同門徒坐船過海。[10])
- (186) 或 【或者】 (Ball 1894a : 或在捆中 出來。[88])
- (187) 若 【如果】 (Ball 1894a : 你若講過人知。[106])

- (188) 無有 【唔】 (Leblanc 1910)  
(189) 猶之乎 / 即如 【好似】 (《麥仕治》1833 / 1893)  
(190) 兼之 【兼且 / 而且】 (《麥仕治》1833 / 1893)

上述的例子，大部分當然代表了廣州話舊有的詞匯，但也有部分可能是借用別的方言、或者沿用文言的結果。(158)「嚴令」、(159)「晚頭」、(175)「好久」、(177)「常時」、(179)「脛喉」、(180)「好手勢」、(181)「徒賴」、(182)「麵包仔」都是典型的四邑方言詞匯。其中好幾個都見於 Stedman and Lee (1888)，反映編者可能具有四邑方言的背景。《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是一部文白夾雜的文獻。書中帶「之」的複合詞特別常見，好像 (189) 的「猶之乎」和 (190) 的「兼之」。這些詞匯充滿了文言的氣味，大概不是出於真實的口語。古粵語文獻中還可以看到很多來自英語的音譯詞，它們好一部分已經不再使用了。張洪年 (2000b) 在這方面作過詳細的研究，可參看。

#### 4. 綜合討論

- (一) 演變的內因和外因：古文獻中的訊息，為粵語語法的歷時研究帶來了深刻的啓示。粵語作為一種漢語方言，很多人談到它的演變時都會著重在外因方面，留意它如何受到標準語的影響。但有些語法結構的演變，明顯出於語言內部的調整，似乎和語言接觸沒有多大關係。我們應該怎樣辨別哪些語法結構的演變屬於外在影響？哪些則可以視為內部演變？
- (二) 研究方法的思考：在討論反複問句的演變時，我們談到余靄芹和張洪年對古文獻在「擬構」粵語的地位有不一樣的意見：張洪年一切都以文獻中的訊息為依歸，余靄芹則同時考慮其他粵語方言、甚至古漢語的情況。我們應該怎麼看待他們之間的分歧？
- (三) 未來研究的路向：前人利用古文獻來探索方言語法的演變，已經取得十分卓越的成果。我們怎麼樣可以在材料和方法上，尋求突破他們的研究成績？這裡提供兩個或者有發展空間的領域：(a) 語法化的過程，例如「俾」如何由動詞發展為雙賓語結構中的賓語標誌；(b) 語法層面和語音層面的互動，例如根據張洪年 (Cheung 1997) 的看法，早期粵語的完成體詞尾「曉」來源於「休」。我們可以從語法變化和語音變化兩個角度去檢視這個說法是否可信。

## 引用文獻

- Chappell, Hilary (曹茜薈). 1992. Towards a typology of aspect in Sinitic languages,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67-106。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1997. Completing the complete: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ed. by Chaofen Sun, 133-165.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0.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2001. The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 by Hilary Chappell, 191-23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Coy, John. 1966. *Szeyap Data for a First Approximation of Proto-Cantone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Peyraube, Alain (貝羅貝). 1981. The dative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16:29-65 [原文未見].
- Takashima, Ken-ichi (高嶋謙一), and Anne O. Yue (余靄芹). 2000. Evidence of possible mixture in oracle-bone inscription.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n Linguistics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ed. by Anne O. Yue and Pang-hsin Ting, 1-5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Tsuji, Nobuhisa (辻伸久).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廣西粵語比較音韻論]. Tokyo: Kazama Shobo.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79. *The Teng-xian Dialect of Chinese: Its Phonology, Lexicon and Texts with Grammatical Notes*. Tokyo: CAAAL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3.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93a.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EHESS, CRLAO.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93b. 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CL] 21.2:213-254.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97. Syntactic change in progress part I: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收錄於余靄芹, 遠藤光曉共編《橋本萬太郎紀念中國語學論集》, 329-375。東京: 內山書店。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2001. The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antonese.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 by Hilary Chappell, 232-2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王力. 1959. 《中國現代語法》。北京：中華書局。
- 石毓智. 2000. 《語法的認知語義基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朱德熙. 1961. 〈說「的」〉，收錄於朱德熙 (1999)《朱德熙文集》，第 2 卷，95-130。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 1980. 〈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裡的「的」字〉，收錄於朱德熙 (1999)《朱德熙文集》，第 2 卷，152-162。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 1991. 〈「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布〉，《中國語文》1991.5:321-332。
- 何大安. 1993. 〈從中國學術傳統論漢語方言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4:713-731。
- 余靄芹. 1988. 〈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23-141。
- 余靄芹. 1995. 〈粵語研究的當前課題〉，《中國語言學報》[JCL] 23.1:1-41。
- 余靄芹. 1997. 〈開平方言的「的」字結構 ---- 從「者」、「之」分工談到語法類型分佈〉，收錄於《中國語文》編輯部編《慶祝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建所 45 周年學術論文集》，200-210。北京：商務印書館。
- 余靄芹. 2000. 〈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 ---- 讀《麥仕治廣州俗語〈書經〉解義》〉，《中國語文》2000.6:497-507。
- 余靄芹. 2003. 〈《尚書》的定中結構〉，《中國語文研究》2003.1:1-8。
- 克里斯特爾 (David Crystal). 2002. 《現代語言學詞典》第四版 (沈家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吳福祥. 2003. 〈南方方言能性述補結構「V 得 / 不 C」帶賓語的語序類型〉，《方言》2003.3:243-254。
- 李新魁, 黃家教, 施其生, 麥耘, 陳定方. 1995. 《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林亦. 2004. 《百年來的東南方音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張洪年. 1972.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洪年. 2000a. 〈早期粵語中的變調現象〉，《方言》2000.4:299-312。
- 張洪年. 2000b. 〈早期粵語裡的借詞現象〉，收錄於丁邦新, 余靄芹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319-335。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張雙慶. 1996. 〈香港粵語的體〉，收錄於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143-160。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二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郭必之. 2003a. 〈香港粵語疑問代詞「點 [tim<sup>35</sup>]」的來源〉，《語言學論叢》27:69-78。
- 郭必之. 2003b. 〈香港粵語能性述補結構發展的幾點觀察〉，澳門：第九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宣讀論文。



- 陳萬成. 1994. 〈近代粵語反覆問句的演變及有關問題〉, 收錄於單周堯主編《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165-177。香港: 現代教育研究社。
- 陳曉錦. 1993. 《東莞方言說略》。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游汝杰. 2000. 《漢語方言學導論》(修訂本)。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 2002. 《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項夢冰. 2001. 〈關於東南方言結構助詞的比較研究〉, 《語言研究》2001.2:1-6。
- 劉丹青. 2003. 〈差比句的調查框架與研究思路〉, 收錄於戴慶廈、顧陽主編《現代語言學理論與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 1-22。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歐陽偉豪. 2004. 〈粵語起始助詞的研究〉, 收錄於《丁邦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 164-201。香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語言研究中心。
- 錢志安, 鄒嘉彥. 2003. 〈粵語「俾」字句的語法演變過程初探〉, 澳門: 第九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宣讀論文。
- 魏培泉. 2004. 〈近代漢語能性動補結構中賓語的位置〉, 《語言暨語言學》5.3:663-704。